

你觉得人生最讽刺和可笑的事情是什么？

一个锁匠，制成的锁无人能开，无论谁家大门安上，都没有被偷过。可有一天却被一个买家骂是盗贼，真是讽刺。

八十年代，南方的一座偏僻小镇上，有一位奇人。

这奇人名叫鲁二，据说族谱往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。

手上一门精巧机簧的制作技艺传承自土木工匠祖师爷公输般一脉，双手如飞梭，也看不清如何动作，拆锁安锁一气呵成。

但究竟是真是假，大家不妨当个笑话。

如今鲁二也老了，头发花白，众人见了他，也得客气地称呼一声二爷。倒不是仅仅敬重他的辈分，也是敬重他手上的技艺，无论在什么年代，没有比手上的技艺更靠得住的东西，吃饭喝粥，凭的就是技艺过人。

鲁二这手上的技艺并非全是唬人，传说中如同飞梭般的手法无人见识过，但经鲁二之手制成的锁，无论安上了哪家大门，从未传过失窃之事。

三十年前，鲁二便在小镇的东街经营着一家锁店，物美价廉，往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，拜师学艺的年轻也不在少数。

说到三十年前，还得再提上一嘴，鲁二原本有一个兄弟，家里排行老大，名叫鲁一。

不同于鲁二的低调，鲁一此人颇为张扬，年纪轻轻便敢声称这世上没有他打不开的锁，鲁家开锁的技艺天下无双，脚下的功夫也很是了得，这鲁一腾挪周旋于方圆十里的大户家中，倒也从未落下过马脚。

此人好逸恶劳，干着无本的买卖，镇上百姓个个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也只能恨得咬牙切齿，无济于事。

后来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鲁一被镇上百姓联名告到了政府，也不知政府从哪儿搜集了鲁一一堆的罪证，总之隔天鲁一便被拉去了打靶场，将绳索捆得结结实实，饶是一只鸟儿，这时也折腾不再起来。

砰砰砰！三声枪响，反革命盗窃罪，跋扈一时的贼王鲁一便成了倒在泥沙上的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
行刑的军人当时还去确认了一番，嘿，一瞧这鲁一可真了得，不过几秒的空隙，手腕间被绳索捆绑的死结已然解开大半。

但最后好歹还是死了，镇上的人大老远都看见鲁二到打靶场领回他哥的尸体，埋在了父母坟旁。

鲁一死后，镇上的百姓心里有了底气，关于鲁二的流言满天飞，说他是鲁一的帮凶也有，说他其实是幕后主使也有，但俗话说捉贼拿脏，捉奸拿双，政府对此没有发表意见，流言也渐渐平息了。

原本鲁二可以远走他乡，到一处无人认识的地方，手艺就是铁饭碗，到哪哪吃香。但这鲁二也不知是着了什么魔，别人戳他脊梁骂时不还嘴，不还嘴便算了，也不知道躲，硬生生顶着咒骂熬过了半年。

后来在镇上经营了一家锁店，人们渐渐不再提起这茬，后来说起鲁二时只会竖起大拇指称赞，此人制锁堪称一绝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，往事如同一枕黄粱，百姓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，鲁二也积累了不薄的家底。

原本日子可算过得清静太平，鲁二今早起来时，却发现变了样，一群人堵在门口吵吵嚷嚷，还有许多好事之人，早早占据了个好位置坐看热闹。

鲁二刚打开店门，当先一个肥胖妇女哭哭啼啼闯进门来，指着鲁二的鼻子破口大骂，满嘴诸如「狗改不了吃屎」、「老不知羞」、「手脚不干净」之类的污言秽语，如同弹珠炮一般冒了出来。

鲁二一时有些恍然，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。

群众也是一片哗然，心想莫非是这鲁二老来色心起，占了这妇女便宜？但一看这妇女肥头大耳的模样，心中又不敢苟同。

仔细一问方才知晓，原来是昨晚这妇女家中遭了窃贼，现金不翼而飞，而她家大门上的锁，可不正是鲁二这号称绝对不会有人能打开的锁么？

莫非鲁二不是人么？这么一想，众人纷纷明白过来，于是看着鲁二的眼神也骤然变了。

鲁二佝偻着腰，衣着朴素，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寻常的瘦小老头，他闻言神色一紧，急忙问道：「家中可有遗留血迹？」

那妇女却不管，肥胖的大手对着鲁二胸口就是狠狠一推，鲁二哎哟一声倒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妇女仍不依不饶，哭闹道：「识相快将赃物还来，不然我可报警了！」

鲁二也不恼怒，他坐在地上，看上去有些潦倒，干脆一甩手：「那你报警罢。」

妇女一怔，倒也无话可说，丢下几句狠话便走了，不多一会儿，又领着警察找上门来。

领头的老警察与鲁二下过几盘棋，算是有些交情，他将鲁二拉到一边，斟酌了片刻说：「二爷，我问过了，丢的东西不多，你干脆给她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

鲁二沉默不语，脸色布满阴云。

老警察又为难地劝道：「这事儿嘛，闹大了对你我都不好，金额不大，侦破难度却不低。二爷，你也知道自己的名声，吃个哑巴亏算了，别和自己过不去。」

鲁二忽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，激动地叫唤起来：「我什么名声？我什么名声？」

老警察不再劝了，心里也有些恨这鲁二不识好歹。

「那我可秉公执法了。」老警察拉下脸，丢下这句便走了，妇女急忙追了前去，问了几句后折返回来，瞧她脸色，估计也没讨着好。

「别以为你和警察沆瀣一气，我就奈你不得，今这事儿不算完！」妇女摔烂了鲁二两个花瓶才解气，恶狠狠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大步离开。

鲁二胸口剧烈起伏，显然被气得不轻，在妇女走后许久，才靠着墙壁缓缓坐倒，脸色又枯槁了几分。

比起江洋大盗，普通百姓最恨的是那些小毛贼，仿佛夏季时候的蚊虫一般，防不胜防，不胜其扰，又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付。

常言道：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

妇女没日没夜宣传鲁二行窃之事，讲得绘声绘色，再佐以三十年前鲁一的往事添油加醋一并道来，仿佛亲眼目睹了鲁二行窃一般。鲁二渐渐在众人眼中，俨然成了一个老贼的形象。

找上门来退锁的人越来越多，鲁二没有多说什么，一律照原价退回，至于那些恶毒的诅咒和唾骂，三十年熬过来了，鲁二还会怕吗？他视若不见，只在店里顾着忙活着自己的事情。

他将多年攒下的钱财全数托付给了朋友，请求他用这钱财去接济上不起学校的孩子，三天后，估摸着退回来的锁差不多了，他便在店门前燃起大火，将所有锁堆起来烧了干净。

一直烧到了太阳接近下山的时候，鲁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他唤人将老警察找来，又对一旁围观议论的百姓说：「随我来，我告诉你们谁是窃贼。」

说来也怪，当有热闹看的时候，无论平日里再忙的人也会闲下来，这不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鲁二身后渐渐聚齐起了一大群看戏的百姓，差不多半个小镇的人都跟来了，可谓声势浩荡。

妇女打开家门时吓了一跳，她的丈夫听到声音从厨房拿了一根擀面杖出来，将妇女护在了身后，紧张地看着众人。

鲁二定了定心神，冲众人一抱拳，声若洪钟地说：「今日便让各位见识见识鲁家的开锁绝技！」

只见鲁二指尖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细若发丝的金线，绕指数匝，轻轻往锁头一弹，一根金属插栓便从旁滑落出来，食指再一挑，锁面大开，露出锁头内里精密的木工加机械的复合结构。

他的右手微微颤抖但一出手时，却快如闪电，众人眼中只留下了一道残影，便看到食指和中指稳稳地夹住了锁芯里的一块铁条，轻轻往后一勾，锁内的机簧溃然四散，无数零件掉落在地，可也就在这时候！

一片隐藏在锁后的锋利铁片忽然弹了起来，将鲁二来不及收回的两根手指齐根切断。

冉冉的鲜血从锁孔内溢了出来，鲁二断掉的手指仍粘连着一丝肉，他脸色已然苍白，汗水淋漓落下，但仍然忍痛将手拉了回来，最后粘连的那点皮肉也被生生拉断。

他忍着锥心的疼痛，用尽所有力气呐喊：「我说过！我做的锁无人能开！便是我自己！也不能！」

他全身都在哆嗦，但这句话却说得中气十足，荡气回肠！

这是鲁二那一辈人的骨气，也是他鲁二铁棒也打不断的脊梁！

「三十年前！」鲁二环顾四周，众人皆不敢对视，他接着道：「三十年前，我哥便告知我，镇上出了一名窃贼，用的正是咱们鲁家的开锁技艺。」

「春秋至今，世间继承开锁技艺的人不计其数，我劝我哥不要趟这趟浑水，他不肯听，说这是鲁家人的事，不能让宵小之辈，坏了祖宗门楣！」

「于是他夜探大户府邸，追查窃贼的线索，但始终一无所获，我哥前脚刚走，那窃贼后脚便离开。」

鲁二说到这里时，已然老泪纵横。

「直到我哥冤死那天，依然没有查探出窃贼是谁！」

「从那天起，我便立誓，一定要做出一种专门对付鲁家人的锁，所以我才留在了小镇上。」

「事实证明，我哥错了，我也错了……锁，即使可以防住窃贼，也防不住人心。」

鲁二说完后，仿佛失去全身的力气，他踉跄着远去，沿路留下几滴鲜红的血液，孤独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既然这锁无人能开，那么窃贼便不言而喻。妇女脸上早已没有了血色，她大哭着跪坐在地上，抱着丈夫的腿苦苦求饶：「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……他说可以让我赚大钱的，我也是为了家人好啊，我不知道他是骗子，不要怪我……」

后来妇女的下场鲁二无须知晓，他也不想知晓。

这件事过后不久，许多人终于明白鲁二制锁的神奇，曾经退锁的人找上门来，愿意花大价钱求鲁二再做一把锁，但鲁二只是举起自己残缺的右手，沉默摇了摇头。

再后来的某一天，有人闻到锁店传来一阵恶臭，打开门后，看见鲁二躺在大院的藤椅上，面带微笑，已在阳光曝晒下死去多日。

从此世间，再无关于鲁家人的传说。

